

原始佛教——釋尊略傳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第一章 第二節

佛教是釋尊所創立的。有關釋尊的事跡，主要出於「律」部。一、為說明僧伽的成立，敘述釋尊的出家，修行，說法；到成佛第六年，回迦毘羅衛省親，教化釋族止。後來加上誕生因緣（或更早些），集成佛傳。二、釋尊晚年，作最後遊行，到拘尸那入涅槃。起初也屬於「律」部；又增補而集為『遊行經』（南傳名『大般涅槃經』），編入『長阿含』。這二部分集合起來，如『佛所行讚』，『佛本行經』等，為現存佛傳的全部。但回國省親以後，最後遊行以前，三十多年的化跡，雖有無數的片段傳說，卻缺乏前後次第的敘述！

關於釋尊出世的年代。近代研究，阿育王是佛滅多少年登位的，依此推定釋尊在世的年代；教界傳說有三。一、說一切有部等說：「佛滅度後百一十六年」。二、南傳赤銅鍱部的傳說：「二百一十八年」。三、清辨的『異部精釋』說：「百六十年」。我覺得：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六十年，西元前二七一年，也許更近於事實。依此說，釋尊生年八十，於西元前四三一年入滅，生於前五一年。

釋尊是釋迦族。所住地在今尼泊爾南境，傳說有十城。盧呬尼河西北的迦毘羅衛，是釋尊的父王——淨飯王所治理的。沿雪山向東的拘利族，是與釋族通婚嫁的。再向東，這些東方民族，都與釋族相近。在佛教傳說中，釋族是從東方，沿雪山而向西移的民族，與跋耆族等是大同族，所以『長阿含經』，有六族一奉佛的傳說。

釋尊時代，恆河南岸，以王舍城為首都的摩竭陀，興盛起來；西進最前端的釋族，與舍衛城為首都的（北）憍薩羅國毘連，成為憍薩羅的附庸。憍薩羅代表阿利安人；而摩竭陀是六師流行，代表抗拒西方宗教的中心。釋迦族是東方的，卻接近西方，這有助於理解釋尊，不落二邊的思想特性。

釋尊姓瞿曇，名悉達多，是迦毘羅衛淨飯王的王子，母親名摩訶摩耶；誕生於嵐毘尼園，誕生七天，摩耶夫人去世，所以由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撫育長大。生在王家，從小就被稱許為：「若當出家，成一切種智；若在家者，成轉輪王」。轉輪王，是不以武力，而是以十善教化，使世間過著和平、繁榮、安樂、統一的仁王。一切種智就是佛，佛是徹悟人生實相，闡揚正法的教化，而使人實現真平等與大自在。在當時，宗教思想趨於極端；而政治上以強凌弱而進行兼併。所以，輪王是人類新的政治要求，佛是人類新的宗教仰望：釋尊出生於這樣的時代。

釋尊少年時代，受到王家的良好教育。娶耶輸陀羅為妃，生兒名羅侯羅，過著王家的尊榮，優越富裕的享受。然而釋尊卻起不滿現實的意念，傳說是：一、由於在田野裏，見到農耕而引起的。釋尊見到農奴勞苦而不得休息，眾生的互相殘害，不覺慈憫心起，因而在樹下作深長的靜思。二、由於外出遊行，見到老年的龍鍾艱苦，病人的病患纏綿，死人的形容變色，而深感人生的無常。在當時解脫的宗教風氣下，二十九（或說「十九」）歲離家國而去，過著出家的沙門生活，以求得究竟的解脫。

出家沙門行，為東方新宗教的一般情形。然依佛法說：「家」為男女互相佔有，物質私有的組合；依此發展下去，人世間的相侵相爭，苦迫不已。出家，只是為了勘破自我，捨卻我所有的，以求得解脫的生活。

為求解脫，參訪了阿羅邏伽羅摩鬱頭羅摩子，學習高深的禪定。但學成了卻不得解脫；所以又到優樓頻螺村，專修苦行，還是不能解脫；這才捨棄苦行，受牧女的乳糜供養，在尼連禪河中沐浴，身體漸康復。才到現在的佛陀伽耶，敷草作座，於樹下禪思。立誓說：「我今若不證，無上大菩提，寧可碎是身，終不起此座」。起初修習四禪，在禪定中正觀緣起，終於證覺緣起的寂滅，超脫一切障礙而成佛。釋尊修證的內容，稱為「古仙人之道」。釋尊無師自悟，而實無分古今中外，聖者所共由共證的，永恆普遍的大道！

佛法與神教的不同： 1 佛不是神，也不是神的兒子或使者；佛是以人身而實現正覺解脫的聖者。佛教不是神教那樣，以宗教為「神與人的關係」；而是人類體現真理，而達永恆的安樂、自在、清淨。 2 佛是人，人間的「勇猛」、「憶念」、「梵行」，神（天）界不及人類。所以究竟成佛，不是天神，也不在天上，惟有在人間。 3 釋尊成佛後，踏遍恆河兩岸，化導

人類；不是神教那樣化作虹光而去。釋尊是真正的「父母所生身，直登大覺位」；「即人成佛」，創開人類自己的宗教。

釋尊成佛後，曾作七七日的禪思，享受解脫的法樂。釋尊感到正法的深奧，眾生的愛著，而有不想說法的傳說。因佛法是甚深的，但不是世俗學問的精深，而是眾生本性（獸性、人性、神性）的癥結，不容易突破，也就難於解脫。

傳說：自稱人類、世界的創造者—最高神（印度名為「梵天」），殷勤的請佛說法：眾生的確難度，但也有利根而可能達成解脫的。釋尊這才到迦尸國的波羅奈，為五（位）比丘**初轉法輪**。

傳說輪王治世，有「輪寶」從空而行；輪寶飛到那裏，那裏的人就降伏而接受教令。釋尊依八正道成佛，為眾生說法，弟子們依法修行，八正道就出現於弟子心中。從佛心轉到弟子心，降伏一切煩惱，如輪寶那樣從此到彼，降伏一切，名**轉法輪**。法輪，以「八支正道」為體。

釋尊與五比丘共住，開始僧伽生活—法味同嘗，財味共享。不久，隨佛出家的弟子，已有一百多人，釋尊囑付他們分頭教化。釋尊所宣揚的正法，迅速發展。第二年遊化到王舍城，得頻婆沙羅王的歸依。佛的二大弟子，舍利弗與大目犍連，也加入釋沙門的僧伽。那時，出家弟子已有一千二百五十人了。

釋尊「以法攝僧」，使出家眾過著「和樂清淨」的集體生活。僧伽是「眾」，是有組織的集合。在僧伽中，人人平等，依德化的法治—戒律而住。彼此間互相警策，互相教誡，互相勉勵，在和—團結，樂—身心安樂，清淨—健全的僧伽裏，努力於修證及教化的活動。釋尊曾勸優波離住僧中，勸大迦葉放棄頭陀行而來僧中住。離眾的精苦行，受到當時（東方）摩竭陀與央伽民間的崇敬；但釋尊戒律的精神，是集體的僧伽；僧伽是佛法在人間的具體形象。釋尊一直在恆河兩岸，平等的施行教化。五十多歲後，體力差些，雖也遊行教化，但多住在舍衛城。

佛與弟子們的長期教化，佛法相當興盛。但在釋尊晚年，也有些不幸事件：

一、提婆達多的「破僧」—叛教。在僧伽中，釋族與釋族關係密切的東方比丘，覺得佛法是我們的。釋尊的堂弟提婆達多，有領導僧眾的企圖；但不得釋尊的支持。依釋尊見解，

佛法不是種族、國家的，而是世界全人類的，不應以某一種族為主體。釋尊曾說：我不攝受眾，亦無所教令。釋尊不以統攝的領導者自居，也不交與大弟子領導，何況提婆達多！因此，提婆達多索性與五百初學比丘，脫離佛法而自立教誡，說苦行的「五法是道」。在這破僧事件中，釋尊受到石子打擊而足指出血。雖由舍利弗與目犍連說法，而使初學者回歸佛法的僧伽，而教團分裂的不幸，將影響未來。

二、釋迦族被滅： 釋族早已成爲僑薩羅的附庸，在釋尊晚年，終爲僑薩羅軍隊所毀滅。釋族地小人少，在強鄰兼併政策下，是無可奈何的事。目睹祖國與親族的不幸，釋尊也有所感吧！

三、舍利弗與大目犍連入滅： 舍利弗與大目犍連，稱「雙賢弟子」；在釋尊晚年，遊化各方，使佛法得到正常的開展。但不幸，目犍連爲婆羅門所襲擊，傷重而死；舍利弗也回故鄉入滅了！晚年的不幸事件，接踵而來；釋尊始終以慈忍理性來適應，這就是世間呀！

釋尊八十歲那年，在毘舍離安居。身體衰弱有病。安居三月終了，率阿難等比丘，向北方遊行。在波婆，受純陀的供養飲食，引起病勢的急劇變化。勉力前進到拘尸那，就在半夜裏，在娑羅雙樹間般涅槃。將入涅槃前，身體極度虛弱，還化度須跋陀羅爲最後弟子。諄諄教誨弟子：「我成佛來所說經戒（法），[毘奈耶]，即是汝護，爲汝等（怙）恃」；「諸行是壞法，精進莫放逸，此是如來最後之說」。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，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」！入涅槃，就是去世。眾生生死死生，無限流轉；正覺而得究竟解脫的入涅槃，是超越的，不能以世間的存在或不存在來表示。這不是分別言語所可及的；只能說：無限的生死苦迫是徹底的解脫了。

補充教材——釋迦族來自東方

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佛教之興起與東方印度(三至七)

印度從來缺乏明確的歷史，然依古代東方人的傳說，還能了解東方的大概。如《長阿含·世記經》，七國七城的傳說，以瞻波爲中心，爲東方開始城郭時代同時存在的國族。

佛典中有十大王統的傳說，直從古代的東方，說到與西方王族的關涉，至近古釋迦族的

西遷而止；本為說明釋迦族的源流。包含時代約始於西元前十八九世紀，到西元前八九世紀。

傳說者的意境：東方的王統，實比西方早，約在西元前十五世紀時。接著，西方的阿利安人，已進入拘羅地方，約西元前千年左右。東方民族更西進到恆河中部。留於東方的，恆河東北，有懿師摩王統興起；後來沿雪山西進，即是釋迦族，這約是西元前八世紀以後的事。

釋迦族的起源故事。甘蔗王姓瞿曇，有四位庶子，為王大夫人的讒言嫉妒，逼得與母親姊妹們離開祖國，到處流離，到雪山下就住下，造了迦毘羅城，漸漸繁榮起來。

稱為釋迦之因：1 因住處有舍夷林；2 稱讚不愧為釋迦（能），「能自存立」。3 阿說迦（Assaka^阿溼波的巴利語）略去前音。釋迦族的故鄉，在阿溼摩的褒怛那。他屬於東方系的。

釋迦族是東方的，從他在東西國族中的地位也可看出。釋尊時代，恆河流域諸國族的分布，分為三區：甲與乙是東方的；甲區與釋迦族的關係最深。丙區是阿利安人東進的大本營。

甲區，這一帶後進的民族，所受阿利安的傳統文化不深，所以能興起樸實無華的新宗教；向抽象的思辨，繁瑣的祭儀，神秘的咒術作戰。開創佛教的釋尊，也特別受這一區民族的信奉，有六族奉佛的傳說。

乙區：此區所受阿利安的文化與血統的滲雜，比甲區深一點。摩竭陀新興起來，約在西元前七世紀。恆河南岸的政治，北岸的宗教，兩者提攜而結合起來，促進印度東方的勃興，走上印度大一統的新世界。

丙區，是純粹的阿利安人或準阿利安人。釋尊時代，僑薩羅最強大，首都舍衛城，國王波斯匿。釋尊晚年，僑薩羅王毘琉璃死後，缺乏有力的王統。

釋族久受阿利安文化的熏陶，政治上附屬於僑薩羅，然決非同族。

補充教材——釋尊之教化

《印度之佛教》第二章 第四節

苦.....	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.....	如 病
苦之集.....	後有愛、貪喜俱行愛、彼彼喜樂愛.....	如病源
苦之滅.....	愛滅.....	如病癒
苦滅之道.....	八正道.....	如 藥

此四諦之創說，即所謂**初轉法輪**也。

佛度五比丘已，即於波羅奈小住。禪思、經行，教授，初創和樂僧團之制。波羅奈有長者子**耶舍**，及親友多人，聞風來歸，並出家證果，世間乃有六十一阿羅漢。滿慈子、大迦旃延、娑毘耶，並捨外道入佛法。度雨期已，釋尊遣弟子遊化人間，自身則獨往優婁頻羅聚落，化事火婆羅門迦葉氏三弟兄，及其弟子千人，佛教之勢日張。釋尊憶**頻毘娑羅王**之約，乃與千比丘趣摩竭陀首都王舍城。王聞之，率臣民郊迎。見三迦葉為弟子，信心彌切。王聞法，得法眼淨。因於城旁迦蘭陀長者之**竹園**，建精舍奉佛，此國王信佛之始，亦**佛教僧寺之始**也。釋尊之二大弟子，**舍利弗、目犍連**，於佛成道第四年歸佛。二人初從刪闍耶外道出家，常以未聞道要為悵。一日，舍利弗入城，見阿說示（五比丘之一）威儀庠序，諸根豫悅，叩其所師，曰「釋氏大沙門」。詢其所學，則舉緣起偈答之：「諸法因緣起，如來說是因，諸法因緣滅，是大沙門說」。舍利弗聞之，得法眼淨。歸語目犍連，亦悟。因偕二百五十弟子，詣竹園出家。時有**摩訶迦葉**者，出家修厭離行，素為國人所宗仰。於王舍城多子塔前值佛，因迴心入佛教，自謂「若不值佛，亦當獨覺」云。成道第六年，**淨飯王**病，遣優陀夷來迎佛，以生前一見為幸，並於尼拘律園預建精舍以待之。釋尊偕弟子還迦毘羅衛，為釋種說法，淨飯王得道證，宮人多受戒法。惟度異母弟**難陀**及佛子**羅侯羅**出家，淨飯王為之悲感不勝。留七日，辭還竹園。甫抵末羅族之阿■比耶村，釋種之**阿那律、阿難、金毘羅、提婆達多**等追蹤至，請為弟子；或謂此出淨飯王意云。理髮師之**優波離**，亦於此時出家。後世所傳之十大弟子，除解空第一之**須菩提**，似出家較晚外，餘並釋尊初期之弟子也。

釋尊教化凡四十五年，其足跡所及，東至瞻波，西至拘睺彌及摩偷羅，南至波羅奈，北至迦毘羅衛；猶不出**恆河流域**。**其常住說法之處**，非信徒奉獻之精舍、園林，即水邊、林下，大率以清淨而宜教化為主。其有名者，如王舍城之竹園、靈鷲山、溫泉林，舍衛城之祇園、鹿子母講堂，華氏城之雞園，波羅奈之鹿苑，毘舍離之庵羅園、重閣講堂，獼猴河畔之牛角林，迦毘羅衛之尼拘律園，拘睺彌之瞿師羅園等，以在竹園及祇園之時日為多。

釋尊**初期之出家弟子**，惟限於男性之**比丘**，以從其他教團中來者為多。初至王舍城，已有千二百五十弟子矣。佛之姨母摩訶波闍波提，自淨飯王歿後，求度出家，佛初不許。後以阿難之請，始允其出家，由是有**比丘尼**。比丘尼中，如耶輸陀羅、蓮華色、曠野等，亦有名。

其歸佛之**在家弟子**，男稱優婆塞，女稱優婆夷，爲數尤眾。上自王公貴族，下至乞丐、淫女，無不爲釋尊慈悲所攝受。**優婆塞之有名者**，如摩竭陀王頻毘娑羅、阿闍世，僑薩羅王波斯匿，頻王之侍醫耆婆，大臣雨勢，舍衛城之豪商須達多，釋種之釋摩訶男等。**優婆夷之有名者**，有頻王妃之韋提希，匿王妃之末利，須達多之妻善生，舍衛城之鹿子母，毘舍離之淫女庵摩羅等。此等在家弟子，亦多有證果者，及能論議深法者。

釋尊之說法也，不務深邃理論之闡述，不爲苦行奇事以惑眾，惟以簡明切實之教旨，示人以中道之行。務使聞法者，人能隨分隨力，去惡進德以自淨其心。佛法之在恆河兩岸，如春風時雨之化洽無間，固由說法之善巧，解脫道之純正，與適合時代根性之要求，然有賴於釋尊崇高之德性、悲懷、平等、躬行、身教者尤多。

釋尊之與弟子，師友也。「我不攝受眾」，「同坐解脫床」，不如異教者之以神子、神使自居，或統攝者自居。迴施物於僧，不欲厚於己。五日一行比丘之房，爲病比丘洗濯，爲盲比丘紆針，向小比丘懺摩。聞其病，則不辭跋涉之勞；憫其愚，則不以誑佛爲嫌。凡沐釋尊慈和懇至之化者，莫不自尊自律而日進於德。阿難說精進，忘病起坐以聽之；聞堂中說法，則佇立於戶外，釋尊之敬正法也如此。

其於人世之和樂，悲懷兼濟，亦有可言者：釋迦族與拘利族爭水，釋尊遠來爲之和解。毘舍離大疫，則身入其境以化之。教跋耆族以國不危之道；迴琉璃王殘民之師；息阿闍世王東征之謀；化央瞿利魔羅，行旅蒙其澤。即此數端，可見釋尊之重視現樂人群爲何如！餘如**唱四姓平等之教，斥祭祀，呵苦行，禁咒術，糾正印度文明之偏失**，則尤世人所熟知者。及**門之聲聞弟子**，以蔽於時習，間或未能深體釋尊之本懷；然如畢陵迦婆蹉之捍盜，富樓那之化粗獷之邊民，目犍連之殉教等，亦有足多者。**在家弟子**，尤多難能之行：釋摩訶男自殺以救同族；末利夫人飲酒以救人；須達多及梨師達多等，更能舉所有資產，與信佛之四眾弟子共之。佛及弟子之高行碩德如此，宜其風化所及，翕然景從也！

初期出家弟子，多耆年久學，厭離心切，釋尊僅提示「法味同受」、「財利共享」之原則，即能淡泊知足，和諧共存，固無須制戒律以繩墨之也。後以比丘日眾，僧事日繁：或放逸而作罪行，或愚昧而受譏嫌，或共住相紛爭；比丘之衣、食、住、行，在在與社會經濟有關；時代俗尚之無礙於正法者，亦不必矯情立異，與世共諍。釋尊乃適應時眾之要求，一一爲之制。

其遮止性罪及足以引生性罪之方便，易受世人疑慮譏毀者，制爲戒條，半月半月誦習之，曰「**波羅提木叉**」。餘如參加僧團及退出之規定，安居，誦戒之規則等，大抵經佛之指導而經常行之，此則結集所出之「**雜跋渠**」是也。比丘之出家，在求解脫自由，然群眾相處，不能無法制，否則自相凌奪，不能身心安寧以和樂爲道。遊化人間，必求時地之適應，否則受譏毀摧殘而無以圖存。求正法之久住，端賴此「攝僧」之制耳。**佛教之僧制，泯階級，均貧富，齊貴賤、老少；融法治、德化於一爐，實兼自由與團結而有之。僧制本世間事，或爲道德之訓條，或爲僧團之組織法，或爲衣食等瑣事，而佛制不許白衣（在家眾）人間。**舊傳有人竊聽戒法，金剛力士擊殺之。僧團極公開，其內容則諱莫如深，何哉？誠以和樂平等共存之制，驚世駭俗，未能爲時眾所共喻也。

因佛教之開展，**外來之障礙**亦隨之而生。**婆羅門**反對之，以其一反婆羅門教三綱。**苦行沙門**反對之，以其呵苦行爲癡人也。釋尊之遊化，常與四眾弟子俱，貧乞者亦隨行。此無所有者之集團遊行，常使城主頒輸金之制，村主發蒺藜之論。餘若農奴怠工，武人解甲，並使治者爲之不快。然釋尊之教，以究竟之解脫爲主，方便之社會救濟，厄於時勢，未能一展所長。故**佛教之受壓迫**，亦以外道爲多。有帶盂而謗佛者，有埋尸以相毀者，有設火坑、毒飯以害佛者，尤以提婆達多之摧殘佛教爲最烈。**提婆達多**，佛之堂弟而從佛出家者。受韋提希子阿闍世之敬禮，染著利養，乃與阿闍世謀，勸殺父王頻毘娑羅爲新王，已則殺佛別創新教爲新佛。彼欲害佛者數次，初放醉象，次使狂人，後投大石，而皆目的不果。乃自稱大師，創五法是道，毀八正道非道。**五法者**：一、盡形壽著糞掃衣；二、盡形壽常乞食；三、盡形壽唯一坐食；四、盡形壽常露坐；五、盡形壽不食一切魚、肉、血味、鹽、酥、乳等（或作：不食鹽；不食酥乳；不食魚肉；常乞食；春夏八月露坐，四月住草庵）。觀其五法之峻嚴，頗類耆那苦行之教。以時眾崇尚苦行，乃使佛教之五百新學，暫時叛教以去。佛與弟子雖疊受政、教之迫害，從未**叫囂**，少流於感情用事，沈靜悲憫，一以德化，卒於心安理得中勝之。